實驗人生

馮 進

域外漫筆

美國新聞記者雅克布斯（Aj. Jacobs）實施「參與式新聞報道」（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十五年裡，他甘當「小白鼠」，用長達一年、短則一周的時間做實驗，親歷他人的生活方式，報道過各種人群的生活。最出名的是，他曾用一年時間從A到Z精讀了三十二卷、四千多萬字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又曾嚴格按照《聖經》的原始教義生活一年。這兩大實驗的經歷被雅克布斯撰文出版後，成爲《紐約時報》推薦的暢銷書。他代表的這種新聞報道流派，也被稱爲「特技新聞報道」（Stunt Journalism）。他的新作《我的實驗人生：一個男人對於自我完善的謙卑追求》（My Life as an Experiment: One Man's Humble Quest to Improve himself）中記錄的，是他最近一年中進行的其他十大實驗，例如，冒充影星參加奧斯卡授獎儀式，冒充女人上網相親，模仿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的生活方式，實行「極端誠實計劃」等。雖然每個實驗時間較短，但其中稀奇曲折的情節，個性獨特的人物，幽默詼諧的筆調，以及作者最後獲得的珍貴教誨，都和他的其他兩本暢銷書如出一轍。

譬如，在「山寨」華盛頓的實驗中，雅克布斯發現萬衆敬仰的國父年輕時非常自我中心、不成熟、愛發脾氣，可是經過苦心孤詣的自我訓練，他最終成爲果毅謙遜的偉大領袖。華盛頓自己手抄的一百一十條日常行爲規則，包括待人接物彬彬有禮，控制自己的情緒衝動，甚至如何站立、走路、鞠躬的小節，就成了雅克布斯一個月的行爲規範。嚴格實行之後，作者發現自己的禮數確實大有改觀，可是用鞠躬代替握手有時也帶來麻煩，被「不更事者」誤認爲挑釁。

在「極端誠實」實驗中，雅克布斯被要求在任何場合下說話，都不假思索、不加雕飾、脫口而出。可以想見，這給他的日常生活帶來不少困難。他聲稱自己平常說的都只是無傷大雅的「白色謊言」（white lies），出於保全對方面子的目的。可是出奇的是，在實驗中他直通通地實話實說，並沒有帶來他之前擔憂的大災難，有時反而解決了難題。所以，他的結論是，我們的人際關係可以容忍比我們想像的更多的誠實、坦率。

在「外包生活」實驗中，他僱用了遠隔萬里的兩位印度女性遙控處理他的工作和生活瑣事：和編輯討價還價、拒絕垃圾郵件、甚至和太太吵架以後賠禮道歉。如此一來倒也省時省力，可是他感覺自己的私密空間被侵佔之餘，也更開始擔憂美國人的就業前景。在「美麗女子項目」中，他爲家裡的小保姆在網上遴選約會對象，由此看到男性平素不爲人知的性格側面。

另外，雅克布斯還嚴格剖析自己的心理活動，挖掘任何非理性、迷信的偏見，實行「理性項目」。他曾經因爲約稿，應對方要求在雜誌上登出裸照，親身體會到以此爲生者當衆裸體時感受的虛弱、無力、不安全感。他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無條件服從妻子的所有要求，實行「妻管炎項目」。雅克布斯在書中描敘的十大項目，妙趣橫生，謔而不虐，但其教誨卻嚴肅深遠。

讀者不僅能從每個具體實驗中獲益良多，而且對於本書的中心論點：每個人都能不斷自我完善，想必也能加深理解，表示贊同。

旗杆屋：探古尋眞

方 元

流動空間

每次參觀前三軍司令官邸，總覺得那張簡短的說明書與建築的一百六十年歷史不相稱。

這座養得白白淨淨的小洋樓，又稱「旗杆屋」，是香港英治時期最重要的一座歷史地標。如果能讓它把所見到的一切寫出來，那將是一部沉甸甸的史書。最近看到一本書講到「旗杆屋」等建築，勾起我的好奇心。書名是《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中華書局出版）。這部兩百六十頁的學術專著，在香港海事博物館前館長周家建的領軍下，由香港、英國和加拿大的學林高手組成武藝超群的團隊，以十九人的強大陣容PK十八座老建築。讓我就此機會向高手們請教幾招：

石頭上的字

小時候，父親帶我看建築的時候，常讓我去牆根找一塊有字的石頭，那上面沒有刻着《紅樓夢》，而是建築師的名字。這個老傳統現在只能在一些老建築上還能找到。不過，「旗杆屋」的那塊基石一直下落不明，以至設計師的名字成爲一個謎。《建人建智》說：「建築物是由英軍皇家工兵團柯治少校設計」。對此我有存疑。

就我所知，關於「旗杆屋」的設計師現在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版本，除了柯治少校外，還有其他兩個人選：科林遜中尉和蘇格蘭人布魯斯。現有公開的史料只說柯治少校負責建造官邸，並未說他是設計者。對於史料中缺失的部分，研究者可作合理的推測，但應表明這是假設，以避免讀者將它誤作史實。我有一個推測，算是「第四版本」：

此時期在工程部擔任總檢測官的高登和署理總檢測官的急庇利有可能是主持「旗杆屋」設計的負責人。根據殖民地早期的管理模式，工程兵指揮官的主要職責是負責建築施工和地形測繪，總檢測官則是負責建築設計，並在設計圖上簽字的人。例如，一八五五年建成的港督府即由急庇利負責設計。根據當時的設計圖，可以看出建築的風格與「旗杆屋」是相同的。因此，由總檢測官作建築設計的可能性大於工兵軍官。還有第五種可能：官邸由倫敦的建築師設計，然後把圖紙送到香港，由柯治少校負責施工。

兩百年大河

研究香港英治時期的建築，必然要參照英國的建築。《建人建智》的作者也是這樣做的：「官邸的帕拉第奧式立面設計，與英國格林威治的皇后大宅同出一轍」。我覺得此言有失準確。

不知作者們是否注意到，皇后大宅在一六三五年建成，而「旗杆屋」則在一八四六年建成。在兩者之間橫着一條兩百一十一年之寬的大河。雖然皇后大宅是「旗杆屋」的原型，但由於時代、地點、技術等條件都不同了，因此兩者不可能相像到「同出一轍」，例如：

「旗杆屋」與皇后大宅的座向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建築的尺度比較小；皇后大宅只有一層愛奧尼亞柱式敞廊，而「旗杆屋」有愛奧尼亞柱式和多立克柱式兩層敞廊；

皇后大宅是平屋頂，上有花瓶欄杆女兒牆，而「旗杆屋」沒有女兒牆，採用四坡屋頂，鋪本地的陶瓦。

「旗杆屋」爲了適應香港的氣候條件，在東、西、南三面加建了外走廊，這個「本地化」的特點成爲香港與英國建築之間一條清晰的分水線。

以上這些都是建築的主要特徵，說明兩座建築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作比較研究的時候，不單要指出英國建築對香港的影響，還應找出香港建築的變化。倘若在香港與英國建築之間簡單地劃等號，那將失去研究的意義。

不是古羅馬

各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專業名詞和概念，建築學也如此。在研究西式建築的時候，「柱式」是最常見的專業辭匯。《建人建智》說：「遊廊間的多立克柱式及愛奧尼亞柱式，則反映出帕拉第奧主義對古羅馬建築元素的運用」。

不過，據我對西方建築的認識，雖然帕拉第奧風格源於意大利，但這兩種柱式應出自古希臘建築，而非古羅馬。正是由於有這個因素，在官方的說明書上，「旗杆屋」被稱作「希臘復興式建築」。典型的古羅馬柱式有科林斯柱式及複合柱式。有些學者將古希臘與古羅馬混爲一談，不以爲意。其實這是一個不應忽視的錯誤，因爲古希臘風格與古羅馬風格的背後有不同的文化涵義。該書在介紹「帕拉第奧主義」時說：「該主義……在十七世紀由瓊斯把其引入英國」。但據我所知，瓊斯引入的是風格，而不是「主義」。事實上，「帕拉第奧主義」是在十八世紀，即瓊斯故去六十年之後，才在英國出現。領軍的大將是坎貝爾和伯林頓勛爵。

帽子太高了

「九七」之後，尋找文化身份在香港成爲一股熱潮，歷史建築經常成爲文化身份的投射對象。但應注意的是，不要爲了拔高自己的文化身份而過度地抬高歷史建築的身價，也不要爲了強調本地建築的重要性而給它戴高帽子，甚至簡單地把它與其他地區的著名建築劃等號。現在有些帽子大得連阿媽也唔認得，例如，在域多利監獄和中區警署建築群保育活動上，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館長許日銓說：「屹立中半山的中區警署古蹟群……如北京有它的紫禁城。」

任何具有建築和藝術史基本學識的人，都不會如此輕佻地把這兩座建築相提並論。不管警署怎樣「屹立」，也頂不住「紫禁城」這麼高的帽子。無論在歷史和文化意義上，還是在功能和規模上，兩者都不可相比。論藝術價值和歷史地位，兩者有天壤之別。作爲專業學者，許館長那樣講，實在缺乏科學的態度，不但不能抬高警署的歷史地位，反而踩低了港大博物館的學術水平。

做鏡子的人

最近與一位青年學者談起研究歷史的方法，他的話讓我大吃一驚。他說，在大學學歷史的時候，老師教他們用編「古仔（故事）」的方式來「建構歷史」，不必注重史實求證，只求自圓其說。老師說，這是英國的研究方法。

我沒有讀過那家香港的名校，但在英國的大學打過幾年書釘。我的導師、我讀的書，都要求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忠於事實，嚴謹求證，切不可爲了支持自己的觀點，選擇性地利用史料「建構歷史」。

歷史學者的職責是尋找歷史眞相，而不是編造歷史假象。編「古仔」的人應稱作歷史小說家，而不是歷史學家。作爲小說家，你可以用歷史故事作素材，加入主觀想像，盡情發揮創意。但作爲歷史學家，你應該以歷史事實爲本，保持客觀態度，讓事實解說歷史。

香港最近幾年在歷史建築方面，「建構歷史」的情況比較突出，例如「孫中山紀念館」中關於孫中山與何甘棠同窗之誼的「古仔」，「域多利監獄美術館」中關於香港第一座建築的「古仔」等。我在《一別鍾情：香港建築十日談》（萬里書店出版）中對這些「古仔」有詳細的分析，不在此贅述。我只想補充一點：當歷史學者爲預設的政治觀點服務的時候，他所建構的很可能是僞歷史。

歷史是面鏡子，歷史學者是做鏡子的師傅。幹這一行，不能胖人來了便做凹鏡，瘦人來了便做凸鏡，而是要做一面能反映眞實面貌的鏡子。最後，我想引用西塞羅（Marcus Cicero）那句老得只剩下骨頭的話作結語：歷史學家要遵守的法規是：第一條，他不應講不眞實的事；第二條，他應制止不眞實的事。而且，在他的文章中不應有一點偏袒和邪念。

旗杆屋：前駐港英軍三軍司令官邸 方 元攝

咖啡康塔塔

陳 安

藝苑草

友人用電子郵件傳來一篇未署名文章，說的是「海外中國人是咖啡中的茶葉」，因爲喝茶是中國人的習慣，喝咖啡是外國人的習慣，夾在外國人中間的華人便是「咖啡中的茶葉」。

我自己旅美三十年，一直感到自己是個「邊緣人」，在語言、文化上，哪兒都沾點邊，又哪兒都不深入，十足的「半吊子」和「半瓶醋」。在飲料上也兩邊都沾。早已養成一個習慣：早餐喝牛奶一定要加幾勺咖啡，另吃一個「bagel」，即早年猶太移民帶到美國來的過水麵包圈，再加一份水果；白天則喝一整天的茶，茉莉花、碧螺春、阿里山輪着喝，哪種茶都喜歡。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海外華人早晨是「咖啡」，白晝是「茶葉」。

我喝咖啡，但不大去星巴克，倒不是完全受魯迅那句名言的影響。魯迅曾說：「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那個時代喝咖啡是一定要上咖啡館的，他捨不得時間，所以就不去，何況他確實不愛咖啡，即使應文友之邀去咖啡館聚會，也往往自備一杯綠茶。我不大去星巴克，那是因爲如今有速溶咖啡，你不必去咖啡館，自己往開水或熱牛奶裡舀幾勺，便可以小抿或暢飲。兒子因此笑我只會「速溶」，而不會去星巴克感受那種「非速」的味道和情調。

提起星巴克（Starbucks），我總忘不了那三個美國知識分子，他們開了這家咖啡店，還給起了這樣一個有文學意味的店名。起初我聽說，長篇小說《白鯨》裡的那個年輕大副斯達巴克（Starbuck）是個咖啡嗜好者，這才把他的名字用作店名。其實，書裡並沒有寫他愛喝咖啡，我翻遍了全書，也未見有關的段落。後來我也見有人糾正這個說法。星巴克開創人起這個店名，就是因爲他們愛好文學，想到了赫爾曼·梅爾維爾，想到了他的名著《白鯨》，想到了斯達巴克這個人物。

與偏執狂的捕鯨船船長亞哈相對照，斯達巴克信奉和平主義、人道主義，注重心靈寧靜，所以他平時理智穩重，考慮問題周到，善於體貼別人。既然咖啡是讓人們喝得高興、生活變得更有情趣的飲料，既然星巴克是人們業餘幽會、休憩的好去處，那麼用這樣一位大副的姓氏作店名，就再也恰當不過了。愛文學的美國顧客還會因這個店名聯想起更多的作家和作品，如梅爾維爾的摯友納撒尼爾·霍桑及其名著《紅字》，聯想起愛默生、梭羅、奧爾科特這一代文人。但對中國當今愛喝咖啡、不愛喝茶的年輕一代來說，「星巴克」不會使他們想到斯達巴克和美國文學，而只會想到如今的「星」世界，明星、影星、歌星、笑星們如日中天、追星族追而不捨的世界。

梅爾維爾生前做夢也不會想到有今天的星巴克咖啡館。《白鯨》問世後一直不被理解而受冷遇，他死時一貧如洗，默默無聞，直至死後二十多年，也即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其作品價值才被重新發現，他終於被公認爲美國最傑出的作家之一。

與梅爾維爾有相似遭遇的文藝家歷來爲數不少，德國大音樂家巴赫就是又一例子。我在此特別提到他，因爲他與咖啡也有密切關係。

巴赫各種體裁的音樂，甚至對莫扎特、貝多芬也有很大影響，他在歐洲音樂史上的地位生前卻始終沒有得到公認，直到去世五十餘年後，經門德爾松竭力推崇，並指揮演奏他的《馬太受難曲》後，他這才開始受到後世重視。他曾寫過四十餘首以世俗生活爲題材的康塔塔（即一種由獨唱、重唱、合唱和管弦樂隊組成的大型聲樂曲），其中一首《咖啡康塔塔》唱了這樣一個故事：女兒嗜好咖啡，父親要她戒掉，答應她一旦戒掉，他會爲她找個好丈夫，女兒竟回答說：「要我訂婚可不容易，除非婚約加上這樣一條：婚後允許我照常喝咖啡。」

《咖啡康塔塔》說明，外國人中既有嗜好咖啡的「女兒」，也有疾咖啡如仇的「父親」。同樣，每個中國人的愛好也不一樣，既有只去「茶館」的，也有只去「星巴克」的。

我這個海外華人，對茶和咖啡一視同仁，一樣喜歡，卻又不善品茗，又只能「速溶」，所以又不過是個半吊子的「邊緣人」。

武夷九曲溪

朱秀坤

天南地北

武夷山的靈性在於水。這裡的水不僅亮麗、清澈，閃動着濃綠的波光，又舖上跳蕩的碎銀，迷醉了你的眼眸，更讓人神奇的是，輕快流淌的曲折溪水就像一條美麗的水晶珠鏈，將三十六座峻峰、九十九道岩嶂密密地鑲嵌在翡翠絲帶上，使得盈盈一水，九折分明，曲曲山迴轉，峰峰水抱流，水繞山行，韻味無窮。正因爲此，作家蔡厚示賦詩曰「九曲風光名天下，武夷勝景絕人寰」，著名畫家葉淺予也撰文說：「武夷兼有山水之勝。最難得的是九曲溪流穿行在奇峰怪石之間，把三十六峰串連起來，造成峰迴路轉景觀移的奇妙境界。」九曲溪漂流是遊覽武夷山最輕鬆怡人的樂事，無攀爬之苦，無飢渴之歎，更無擁擠之累，無炎熱之虞。九點五公里長的遊程，既有颯爽的山風吹拂，又有潔淨的溪水可飲，既有滿目的美景可賞，還有輕便的竹椅可坐可靠，你只需睜開明亮的眼睛，秀色可餐呢。瞧，清可見底的溪水中，一隊隊靈巧的魚兒正在卵石上愉快嬉戲，莫不是牠們看到成群的遊客，也來湊個熱鬧。我將手撩入清泠泠的水中，沒想還眞的觸到了一條小鯽魚，激動得吱哇亂叫時，牠身子一滑，轉瞬又沒了蹤影。竹筏靈巧地行駛在清流之上，兩岸山色旖旎，千姿百態的翠巖丹峰或如屏垂掛或直插雲霄，或傲立雄踞或亭亭玉立，山崖上古籐搖曳竹木葱蘢，溪澗旁野花芳菲蒼苔養眼，幽谷深邃，巨石偉岸，溪流潺潺，清風怡人。一傾耳就是鳥語蟲唱，一抬頭猶有藍天鳥影，一閉眼就剩下了竹篙親吻碧水的和諧歌聲，以及心海深處湧起的愜意輕歎：眞想在這樣的溪水上永無止境地漂蕩，漂蕩……

衆人顯然被九曲溪水征服了。看溪流潛行，山影水痕，盡從兩側緩緩退去，又從前方徐徐移來，只覺得明淨、悠然、純眞、古雅，一派心曠神怡，陶然欲醉。漂至三曲時，不知哪位美眉大喊道，「呵，那上面有懸棺耶！」仰頭才見壁懸千仞的小藏峰的石罅間，竟縱橫插有幾塊木板即古人所謂的「虹橋板」，上面架有兩艘船形棺木，半懸洞外，着實讓人訝異。但兩具「架壑船棺」究竟懸掛了幾千年、幾萬年？爲何要懸掛在如此高峻處？又是如何放置上去的，用的是何等木材？古人曾發出「仙艇何年插翠微」「此船何事架巖隈」的浩歎，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終是無人能知，依然是千古之謎。

臨近九曲溪終點，棄筏上岸，一回頭，凝望山水畫卷般的九曲溪輝映着金色的陽光還有兩岸的丹岩竹樹以及遠處的氤氳煙霧，仍有着攝魂的魅力，但我的漂流之旅已是尾聲。從此後，明淨怡人的九曲山水將長住我心，時時翻閱。

放下身段

曹木靜

人生在線

放下身段，不是失去自我，而是爲了實現超越，低調做人，不事張揚，才是爲人之道。水在低處流，卻滋育了萬頃良田，撫養了衆生靈長，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之王，是因爲身處低下，胸納百川，默默無聞，涓涓溪流，最終匯入大海，方顯英雄本色。

初涉世事，胸懷天下，放眼全球，往往「臉皮薄」，放不下「清高」的架子，遇人遇事，盛氣凌人，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懂得放低，在紛繁複雜的人世中，盡情揮灑著自己的輕狂、偏執，最終傷痕纍纍、心生怨恨。

放下身段，並非喪失原則，無主見，人云亦云，同流合污於世俗，而是保持一份獨立與清醒，不驕不躁，謙躬自省。一瓶不響，半瓶晃蕩，成熟的果子綴滿枝頭、金色的穀穗豐收在望，一個個總是含首低眉，沉甸甸地低垂着，這是一份成熟的智慧。

國學大師季羨林一生學貫中西，精通梵語、印度語等多國語言，著作等身，潛心鑽研，深居簡出，幾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爲國人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研究成果，晚年面對外界對其個人高度的頌揚，其撰文指出要摘掉「國寶」、「國學大師」、「學界泰斗」三頂桂冠，還自己一個自由之身，放下身段，正是大師一生至死不渝的精神品質，令人敬仰和感佩。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放下身段，需要不斷修煉自我，磨礪身心，蕩滌塵埃和污垢，做人磊落，處事有方，循勢而行，因勢而動，不可固執己見；放下身段，不是趨炎附勢，阿諛逢迎，要尊崇品行操守，道德至上。

「巧言令色，鮮矣仁」，放下身段，是一份境界，一份智慧，少說多做，不失爲一種處事之道，一百個理由，不如一個行動有說服力。

放下身段，是一種修爲，一種美德。

前世尼姑

盒 子

文化什錦

結果後來有次喝酒，她告訴我，她和老公就是沒結婚。我大吃一驚，問，孩子是誰的？也不是他的。那你們怎麼在一起？他還對你那麼好，眞心好還是裝的，我們是能看出來的，他對你不可能是假裝的。就是因爲他對我眞好，我才一直沒有離開他。當初他爲了成全我保住孩子的願望，和我辦結婚手續，等我順利生下孩子後，很快就悄悄離婚了。他自己有相好的女人。那後來呢？

後來他和相好的女人分開了。但是，你知道嗎？他從不碰我，只是對我好，從不碰我。那爲什麼？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問問你呢。那你怎麼辦？

我拚命對他好，照顧他生活，也給他充分自由，可是這麼多年了，沒有用，他就是和我保持距離。聽了這個故事，我眞的很茫然，這幾乎毀掉了我對前世尼姑的所有判斷。可仔細一想，這有什麼關係嗎？好像她還是她啊，還是那個善良溫暖的前世尼姑，對了，前世尼姑，這輩子也有做尼姑的慣性麼？不對，這個故事裡有我所不知道的鏈條，就像當初我不知道她根本沒結婚一樣，我也不可能探究到這些斷裂的鏈條。不給我知道，自然有不給我知道的理由。從那以後，前世尼姑的依然燦爛知足的笑容裡，我總覺得有些其他內容，格外令人動容。我們生活在一個求知欲氾濫的時代，所有的事情，你若沒有講出推理和結論，就不能說服人。就像佛陀的道理，因爲很多地方缺乏理解的鏈條，人們就一片茫然，其實佛陀並沒有給我們一個學說，他只是個醫生，有病看病。

假如一個人被毒箭射中後追問：射我的人是黑人嗎？是白人嗎？是農民嗎？還是軍人呢？他姓什麼？屬於哪個氏族？他個高嗎？個矮嗎？還是中等身材呢？他住在哪鄉？住在哪鎮？這些細節不知道之前，我不拔出這支箭。我是被什麼弓射中的？弓弦是什麼樣的？

那一類型的箭？箭羽是哪一種羽毛做的？箭簇又是什麼材料製造的？……這些細節不知道之前，我不拔出這支箭。醫生就會說：你在知道這些答案之前，必死無疑。

《看手相》（四）